

铁弗匈奴的族源、族称及其流散

吴洪琳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铁弗匈奴是南匈奴去卑一支之后裔,因故逃归塞外之后,与迁居匈奴故地的鲜卑混居杂处而形成的一个新族体。其族称“铁弗”始于刘虎,源于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史书中有时称其为“乌丸(桓)”,是因拓跋魏将诸方杂人来附者谓之“乌丸”,至于与屠各之关系则是刘渊族源的衍生问题。夏政权灭亡之后,铁弗匈奴流散情况主要有三种:一是归入北魏;二是融入吐谷浑;三是继续保持“刘”姓活动在朔方地区。

关键词:铁弗匈奴;族源;族称;流散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227(2011)03-0039-07

铁弗匈奴是十六国时期活跃于我国北方地区众多民族中的一支,自形成之日起就与拓跋鲜卑在代北地区争夺势力范围,迁居朔方地区后与拓跋鲜卑所建北魏政权隔黄河相峙,其代表人物赫连勃勃于义熙三年(407)建立大夏国,强盛时曾攻占长安,并于夏胜光四年(431)攻灭西秦,但同年在北魏追击下西逃的夏国主赫连定又被吐谷浑所俘,夏国灭亡。对于这样一个民族,学术界关于其族源、族称及流散等情况,尚有许多待厘清之处。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族源、族称

对于铁弗匈奴的族源,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曰“赫连勃勃,朔方人。右贤王去卑之后,刘元海之族也”。^[1]房玄龄修《晋书》时基本沿袭了这一说法。^[2]魏收的《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记载更加明确、具体“铁弗刘虎,南单于之苗裔,左贤王去卑之孙,北部帅刘猛之从子”。

以上几部史书对铁弗匈奴族源的记载本无太大争议,皆认为铁弗匈奴即匈奴右(左)贤王去卑之苗裔^①。虽然《魏书》将铁弗匈奴的族源明确记载为南单于之苗裔,但是由于匈奴经过两次大的内乱之后,又分裂为南、北两部,故而学者林幹认为铁弗匈奴是北匈奴残部与鲜卑混血后裔,即公元91年北单于逃

亡后,“还有一部分散处漠北各地的北匈奴残留部落,在拓跋鲜卑的祖先由草原的东北角大鲜卑山西移及后来南移的过程中,与鲜卑人互相错居杂处和通婚,因此又出现了匈奴父鲜卑母的铁弗(或称铁弗匈奴)”^②。

关于铁弗匈奴的族源,除《魏书·铁弗刘虎传》明确记载,铁弗匈奴为南匈奴左(右)贤王去卑的苗裔外,其先祖去卑的活动范围也能说明铁弗匈奴是南匈奴与鲜卑的混血种族:东汉献帝时期,去卑随南匈奴内迁,活动在今山西中、南部,河南北部一带。东汉兴平二年(195),汉献帝由长安返洛阳,去卑受杨奉、董承之招曾与原白波帅韩暹等击败李傕、郭汜等,护卫献帝;^[3]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留呼厨泉单于于邺(今河北磁县南),令去卑去平阳(今山西临汾)监国。^[4]嘉平三年(251),因故使去卑后裔居雁门,^[4]去卑一支才再次回到山西北部地区。因此,虽然匈奴自建武二十四年(48)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西迁后,仍有一部分匈奴留居故地,在鲜卑进入此地后,出现匈奴与鲜卑的混血种族。但是,准确地说铁弗匈奴应该是由南迁匈奴的一支去卑后裔刘猛,于泰始7年(271)春正月,率部叛逃出塞后与迁居此地的鲜卑混血而成。当然,铁弗匈奴形成之后,也不断吸收其他的民族成分,如夏国桓文皇后、勃勃之母

本文为2008年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号:08J012)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1-03-15

作者简介:吴洪琳(1966-),女,宁夏银川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民族史。

为苻氏,^[5]说明勃勃本身也有着氏族的血统,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杂胡。

史书对于铁弗匈奴的族源记载为匈奴与鲜卑混血后裔,本无太大争议,因《十六国春秋》记载赫连勃勃为刘元海之族,而学术界对于刘元海的族属有争议,由此涉及到铁弗匈奴族属问题。关于刘渊世系,基本可以分为两种观点:日本学者内田吟风及国内学者姚薇元等均谓刘渊出于屠各,^[4]唐长孺先生进而论证屠各刘渊并非南匈奴一族,^[6]学者马长寿、林幹、王仲荦、陈勇等人继之;^[5]黄烈、周伟洲等认为刘渊之祖为南单于后裔,之所以被称为屠各,是因为在当时屠各已经成为一种泛称。^[7]陈琳国虽然也认可刘渊是南匈奴单于嫡裔,但他同时又认为刘渊就是屠各:“屠各刘渊本是南匈奴单于嫡裔,绝非假托”,^[8]“刘猛本是南单于家族刘氏的一支,尊贵的屠各种”,^[9]但他不认同周伟洲先生的屠各泛称之说:“南匈奴五部都以屠各刘氏为部帅,故五部匈奴都称为屠各,这不是所谓屠各之称的泛化”。^[10]

对于屠各的含义及来源本文不发表意见,但笔者认为在屠各与匈奴单于的关系上,陈琳国先生的看法值得重视。更何况从史书记载的相关史实看,刘豹(刘渊之父)应是南单于之后:咸熙年间(264—265),刘豹之子刘渊“为任子在洛阳”,这证明了刘豹在匈奴五部中地位的特殊。泰始十年(274)后刘豹死,刘渊代为左部帅,太康十年(289),刘渊改任北部尉,刘渊以北部人任左部帅,又以左部帅任北部都尉,这一情况招致史家质疑……刘渊能在左部、北部之间调动,与其说“是因为左部、北部都是并州屠各的势力范围,其职位的变更,不过是在并州屠各内部的移动”,^[11]不如说刘渊是南单于之后裔的一个有力证明。而且从刘豹、刘渊及刘聪的婚姻关系也完全可以证明,《晋书·刘元海载记》有刘豹妻呼延氏于嘉平年间(249—254)至龙门祈子而得元海的故事。此事虽系汉赵史官附会之辞,然刘豹与南匈奴“名族”呼延氏通婚,应是事实。自刘豹起,渊、聪皆娶呼延氏女为妻。^⑥而史书记载,“呼延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12]“常与单于婚姻”。^[13]从以上几个方面看,刘元海是匈奴单于后裔应该是可信的。因此,此问题不影响铁弗匈奴的族属,更何况即使是认为刘元海为屠各的学者,仍然确信刘虎是南单于之苗裔。^[14]而且即便是攀附,那也是刘渊之时的事情,去卑为匈奴左(右)贤王是无法令人怀疑的。

认为铁弗匈奴是屠各后裔的学者还有田余庆先生,^[15]同时他又认为“铁弗与独孤,早就具有乌桓名

称”,^⑦对于铁弗匈奴的这一称呼,李志敏认为原因是“刘虎所部自刘猛时已为乌丸别部”,^[16]唐长孺先生的解释是“铁弗之被称为乌丸是由于在血统上与所领部落上都有混杂之嫌”、“此时乌丸已是‘杂人’‘杂类’的泛称”。^[17]陈琳国也认为“铁弗还与当时的乌桓发生深刻的混杂关系,而被寇以乌桓之名”,^[18]唐先生之所以这样解释,可能依据《魏书·官氏志》的记载“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分为南北部,复置二部大人以统摄之”。^⑧马长寿先生的看法是“代郡乌桓与匈奴、鲜卑如此错居杂处,而其他各地的乌桓又多与鲜卑(徒何鲜卑)相混合,所以《魏书·官氏志》云:‘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其意与《晋书·苻坚载记》所云‘乌桓杂类’相同”。^[19]

但田先生认为“铁弗、独孤在西晋以来数十年中有被称为乌桓的资料,而除铁弗、独孤之外,又不见有资料把其他杂类称作乌桓,证明这是时人对铁弗、独孤的特称,已成共识,并不是所有诸方杂都称乌桓”。^[20]在此需说明的是,将刘虎称为乌桓的也只有一个证据,即所谓的“孤证”,而且,在这条孤证中,对于刘虎作乱之事的记载,也有将乌桓与刘虎断开的,^⑨这说明有人并不认同将刘虎称为乌桓。田先生自己也认为“十六国中的夏,其种属是匈奴屠各,在西晋时有乌桓铁弗之称,但毕竟不是原来的乌桓”,而是“成为代北地区另一个类型的乌桓”。^[21]

认为铁弗匈奴是屠各的还有台湾学者雷家骥:“刘聪以‘宗室’之故,封刘虎为楼烦公,其后至赫连勃勃大为赫连氏而建大夏,是则刘虎所部亦应为北部屠各之属”。^[22]但他同时也认可铁弗匈奴也杂有鲜卑成分:“然据前引《南齐书·魏虏传》谓后秦‘姚兴以塞外虏赫连勃勃为安北将军,领五部胡,屯大城’其事在刘聪封刘虎约一百年之后,恐怕此五部残部因僻居北部,以故幸免于平阳长安之难,至此而杂以鲜卑也”。^[23]

至于“铁弗匈奴”之“铁弗”的含义,按《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记载“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24]由此可知,“铁弗”一词在当时是“胡父鲜卑母”之意。马长寿先生进一步解释“铁弗”为“‘Tuba’的对音,其义指两种姓杂交而生的新的种姓,在初时草原部民并无任何卑下之意”。^[25]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则解释为满州语“dufe”之对音,野合之义也”。^[26]姚薇元先生认为“疑勃勃先世本居于祁连山之西部鲜卑,以役属于匈奴,被号‘铁弗’”。^[27]

从《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始称刘虎为“铁

弗”看,铁弗匈奴正式形成应该在刘虎之时,因为自刘虎之后,“铁弗”才开始由泛指变成一种专称。关于去卑后裔及其所率南匈奴部众与南下的鲜卑部众通婚的情况,在刘虎之前未见记载,但其部首及部众与鲜卑的通婚情况应是普遍存在的,否则就不会有“胡父鲜卑母”之意的“铁弗”名称的出现。在刘虎称“铁弗”之后,两族之间通婚见于记载的有:东晋太兴元年(318),攻打拓跋代的刘虎被拓跋郁律击败,刘虎之弟路孤,率部逃至拓跋部,拓跋郁律以女妻之。^[28]晋成帝咸康七年(341),刘务桓“遣使求和于代”,代王拓跋什翼犍以女妻之,^[29]晋穆帝升平四年(360),“昭成以女妻卫辰(务桓之子)”。^[30]史籍所载这些两族通婚的例子,也可聊作“铁弗”匈奴为“胡父鲜卑母”之说的注释。

对于“铁弗”与“拓跋”的关系,有学者怀疑“拓跋即铁弗之异译,乃匈奴与鲜卑之混血族也。胡俗重母,故拓跋氏自称鲜卑,而讳言匈奴。”^[31]也正是因为拓跋鲜卑与铁弗匈奴这两个民族之间经常通婚、融合,才会有仇池公杨盛说的“索虏勃勃,匈奴正胤是也”,^[32]对于这一说法,台湾学者雷家骥先生认为“仅是随着赫连氏之宣传,而随便说说罢了”,^[33]笔者认为雷先生的这一说法似乎太过草率。马长寿先生对此的解释是因为当时“草原种姓和中国内地一样,是实行父系父权制的,所以以匈奴为父系、鲜卑为母系交配而生的铁弗或铁伐氏仍然称为匈奴”。因此“勃勃既非索虏,亦不能谓为匈奴正胤,想系传闻误。”^[34]其实杨盛与马长寿先生的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从铁弗匈奴的来源看,其祖去卑为匈奴之右贤王,而且又是南单于呼厨泉的叔父,^[35]他们都是匈奴单于虚连题氏,因此可以说是匈奴正胤,而且其形成之后,其上层贵族经常与拓跋鲜卑通婚,拓跋鲜卑又被称为“索虏”,而马先生的说法则是将铁弗匈奴作为匈奴与鲜卑混血后形成的新的族体而言,它既非纯粹的匈奴,也非纯粹的鲜卑,而是一个新的族体,故有否定上述杨盛所说的论述。

对于铁弗匈奴的族源之所以出现如此之多的说法,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我国塞外地域辽阔,游牧民族众多,且逐水草而居,迁徙不定,因而各民族间难有此疆彼界之分。匈奴强时,诸引弓之族皆号匈奴,鲜卑盛时,各族又自称鲜卑,素鲜民族畛域之见,再加之由于地理上的隔离,文化上的差异和语言上的障碍,也由于各民族内部也并非一成不变。所以,中国古代史家对于各游牧民族内部部族及其社会结构的了解是逐步丰富和深入的,从《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等对匈奴的记载完全可以说明这

一点。因此,在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有一些失误和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杂胡之称本没有严格界限,在各族迁徙运动十分活跃的年代,各族混杂现象极易产生,使成分有所变异,有时还形成不同的名号。”^[36]

二、流散情况

铁弗匈奴作为一个在西晋以来十六国时,由原南匈奴与鲜卑融合形成的新的族体,随着大夏国的灭亡而流散,分散各地,逐渐融合到其他民族之中,其分散及以后的去向,主要有下述几种情况:

(一) 归入北魏

“胡父鲜卑母”的铁弗匈奴自刘虎形成之时,就与“鲜卑父胡母”的拓跋鲜卑关系密切,因此,在双方密切接触的过程中有一部分铁弗匈奴成为拓跋鲜卑的一部分,最后与拓跋鲜卑一起融入汉族,这是铁弗匈奴比较重要的一个去向。归入北魏的铁弗匈奴,大体上可分两种情况:一是因在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中失利而被北魏所俘获的,另一种情况是主动归附的。

史书记载最早的铁弗匈奴降附者是刘虎之从弟路孤。东晋太兴元年(318),在朔方一带活动的刘虎趁拓跋鲜卑联盟内乱之际,攻打拓跋代国的西部,但被平文帝击破,刘虎只好逃至塞外,其从弟路孤就率领一部分铁弗部落,从朔方东渡黄河,降于已为拓跋君主的平文帝拓跋郁律,平文帝以女妻之。^[37]不久又有刘虎之子刘阏头(有的史书载为阏陋头)归附了拓跋鲜卑。东晋升平二年(358),刘阏头因其部众不断叛乱,惧而东走,后投奔于代。^[38]此后,陆续还有铁弗匈奴降附于魏,如豆勿于,其父即赫连勃勃第四子伦。伦在与其兄瓚争夺帝位的斗争中被杀,其子豆勿于遂投奔北魏,曾任北魏的雄州刺史。豆勿于之子曾任仪同三司、幽、恒二州刺史。其孙赫连子悦(字士欣),高欢起兵时为济州别驾,系侯景部下,入北齐任郑州刺史,妻阎炫为“茹茹国主步浑之玄孙也”,^[39]其曾孙为赫连仲章。^[40]北齐时还有不知何出的武卫赫连辅玄。^[41](《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卷20《尧雄传》中有赫连阳顺、赫连俊。北魏末年,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还有高平镇将赫连略^[42])夏胜光二年(429),夏酒泉公雋自平凉奔魏。^[43]

《云荣墓志》:“公讳荣,字显乐,朔方人也。昔……大夏武皇帝,君之五世祖。曾祖那勿黎,大夏七兵尚书。囑家国失德,众畔民离,舍彼危邦,言归乐土。入魏为北部莫弗,藏姓为口豆连氏,汉言‘云’也。父库堆,仪同、太常卿、朔州刺史”。^[44]《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记载的铁弗匈奴世系情况是:

“追尊其高祖训儿曰元皇帝,曾祖武曰景皇帝,祖豹子曰宣皇帝,父卫辰曰桓皇帝,庙号太祖,母苻氏曰桓文皇后。”^[45]不知《云荣墓志》中的武皇帝到底是哪个?

铁弗匈奴归入北魏,除主动投附之外,还有大量因战争失利而被掳入北魏境内的。建立夏政权前,铁弗匈奴作为战俘被掳入北魏、规模比较大的一次是在拓跋代攻打刘卫辰时。东晋太和二年(367),代王什翼犍攻铁弗匈奴,刘卫辰措手不及,只好率一部分宗族西走,什翼犍“收其部落什六七而还。”^[46]晋太元十六年(391),北魏攻破代来城时,又“收卫辰子弟宗党无少长五千余人,尽杀之。”^[47]夏承光三年(427),北魏攻破夏国都城统万城,俘获夏国王、公、卿、将、校及诸母、后妃、姊妹、宫人以万数。^[48]在这些众多的铁弗匈奴部众中,就有赫连勃勃的几个女儿,其中有三个女儿后来嫁给北魏皇帝拓跋焘,有一个曾被立为皇后,北魏正平二年(452)又被尊为皇太后,^[49]“高宗初崩,祔葬金陵(拓跋鲜卑埋葬其宗族之地)”,^[50]曾在北魏的宫廷政变中可能被宗爱所利用。^[51]

从以上所列举的事实可以看出,铁弗匈奴无论是在因战争而被北魏俘获还是主动投附,数量都比较多。

这些被俘或归附的铁弗匈奴部众,有许多与拓跋鲜卑宗室通婚,如前所述的刘虎之从弟路孤,赫连勃勃之女及其子赫连昌等。但作为战争失败一方,并非所有人都会受到如此照顾,有一些被俘的铁弗匈奴之女性被北魏统治者赐与其臣下为妻,如统万城被攻破后,赫连昌的女儿被俘获,后被赐给有功的将士罗提为妻,罗提为代人罗结的从孙。^[52]

在归入北魏的铁弗匈奴中,有一些连自己的姓氏都无法存留,有因北魏皇帝所赐而改姓的:晋隆安三年(399),刘卫辰子文陈降魏,魏主拓跋珪妻以宗女,拜上将军,赐姓宿氏。^[53]其后代见之于记载的有宿石、宿倪等人。^[54]

赫连氏除了因北魏赐姓而改之外,也有因避难而改他姓的,如赫连达,字期周,盛乐人,勃勃之后也。曾祖库多汗时,因避难改姓杜氏。北魏末年,魏孝武帝(532-534年)入关,赫连达(为贺拔岳部下)因功由杜氏复为赫连氏,其子为赫连迁。^[55]从库多汗改姓到赫连达复姓,其间共5代人,由此可以推测库多汗被迫改姓的时间,大约是在北魏攻打统万城之时,有可能拓跋鲜卑在攻破统万城之后,对铁弗匈奴的部众曾经有过大肆杀掠的行为,所以才迫使一部分铁弗匈奴不得不改姓,以避其难。

赫连氏另有一支后裔,在北魏时已经号称河南洛阳人,归入北魏的具体时间不详,有可能是夏国灭亡之后,又随北魏孝文帝迁都之时南下至洛阳。魏孝文帝曾“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56]因此,迁洛的这支赫连氏也就以洛阳为其地望了。号称洛阳氏人的赫连略一支,在北魏时曾任安州刺史,其子柔为库部郎中,其曾孙赫连悦为华州刺史。^[57]

除主动投附及战败被俘的铁弗匈奴之外,随着北魏势力在北方地区的不断扩大,原分散在夏国境内的铁弗匈奴自然而然地归入北魏,成为拓跋鲜卑统治之下的臣民,这部分铁弗匈奴在北魏末年还一直在活动。当时因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各地爆发了不同规模的起义,正光四年(523),匈奴人破六韩拔陵在沃野镇(内蒙古乌拉特前旗)首起义旗。次年4月,在高平镇发生了以敕勒酋长胡琛为首的镇民起义,与六镇起义相呼应,在这次高平镇起义的镇民中就有铁弗匈奴之人,如赫连恩等,另有高平镇将赫连略。^[58]北齐时还有赫连阳顺、都督赫连俊等。^[59]

归入北魏的铁弗匈奴,由于其为拓跋氏之世仇,故北魏盛时赫连氏没有显贵,一直到北齐、北周时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开始有赫连氏在朝中任职。一直到唐朝大中十二年(858),赫连氏后裔还有司勋员外郎赫连梵、^[60]主客员外郎赫连钦若等。^[61]

《古今姓氏书辩证》卷35引《后魏官氏志》云:“铁弗氏改后河南弗氏”。今本《魏书》无此条。《姓纂》二十文引云氏家状“本姓赫连,夏主敖云太子瓚生袖,后魏太武改为云氏。袖孙光禄北齐中尽监广阳公”。但现存史籍无敖云之事,姚薇元先生认为“此必云氏子孙欲承王者之胤,因以宥连冒为赫连也。”^[62]

总之,因各种原因归入北魏的铁弗匈奴部人,最后与北魏鲜卑等其他民族一起,汇入了当时汉化的民族融合的主流中。

(二) 融入吐谷浑

这一部分主要是赫连定所率领的铁弗匈奴余部。夏承光三年(427),统万城被攻破,次年赫连昌被擒,赫连定在上邽继位。夏胜光四年(431),赫连定灭西秦,杀乞伏暮末及其宗族,收西秦人民10余万口,自治城(约在今甘肃临夏西北黄河南岸),渡河,欲击河西王沮渠蒙逊(都姑臧,今武威)而夺其地。结果被击败,赫连定本人也被俘获。^[63]此后,赫连定所率的部众便成为吐谷浑的一部分,至唐末五代时,赫连氏作为吐谷浑的一个比较大的姓氏,与慕容、拓跋

并称,^[64]重新活跃起来。

这一部分加入吐谷浑的铁弗匈奴,与吐谷浑同荣辱共兴衰,唐末安史之乱后,原主要居于河西、陇右一带的吐谷浑开始向东迁徙,一部分迁至唐盐、庆、夏州,一部分迁至唐河东道的太原、潞州(治今山西长治)等地,另有一部分迁至原属朔方节度使、后改隶天德军的丰州(治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西),后晋天福五年(940),吐谷浑部酋赫连铎率部投丰州,以后势力逐渐强大,乾符五年(878),因击沙陀有功,赫连铎被封为“大同军节度使”,后又被封为“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成为代北一个小藩镇。五代时有赫连海龙、赫连(黑连)公德、赫连撒滥等。^[65]到宋代仍然还有赫连氏在活动,如赫连青牟。^[66]

因铁弗匈奴是在刘虎之时改称“铁弗”,至勃勃之时,将其帝王之姓改为“赫连”的同时,又规定其支庶子孙非正统,“皆以铁伐为氏,庶朕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67]但是史书中并未记载有姓“铁伐”之人,故铁弗匈奴,有可能在勃勃改姓赫连之时,有一部分仍旧姓“刘”,因此,探讨铁弗匈奴的流散情况时还要涉及当时仍旧使用刘姓的铁弗匈奴的情况。

但是这一支的情况比较复杂,刘虎有二子,其中之一是勃勃之祖父刘务桓,其二是阏陋头,关于阏陋头这支的去向史书不载。而改姓赫连只是刘务桓、刘卫辰、勃勃这一支。

估计是阏陋头这支在夏国建立及灭亡之后主要活动在现在的陕北一带,归附北魏后,最后随着拓跋鲜卑一起融入汉族。

注释:

①史书关于去卑的身分记载有不同,有的记为左贤王,有的记为右贤王,本人认为去卑应为右贤王,原因可参见本人的博士学位论文《大夏国史》

②林幹,《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0页。但同时他同书的另一章又说“汉代内迁的匈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很大变化。除南匈奴外,这时分解出名为‘屠各’(通称屠各胡)的一支却活跃起来。南匈奴和屠各俱散居今甘肃、陕西、内蒙古和山西一带,其中以聚居在山西的为最多最强。这两部分匈奴人,在公元四世纪的头三十年间联合起来,先后在山西和陕西建立了‘汉-前赵’政权。……由匈奴与鲜卑两族融合而产生的新的一支——铁弗匈奴,原先居于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在五世纪的头三十年,在今陕北一带建立了‘大夏’政权”,似乎

又说铁弗匈奴是南匈奴与鲜卑混血而成。

③对于去卑监国的问题也有学者提出疑义,如陈勇《去卑监国的败局与屠各刘豹的崛起》一文,但此问题不影响本文的论点,不论去平阳监国是否是去卑,去卑曾活动于山西中南部一带是没有疑义的。

④内田说见《关于南匈奴的研究》,载《北亚细亚史研究-匈奴篇》,此文原载《史林》第十九卷第二号,题为《从后汉末期至五胡乱时匈奴五部的形势》,姚说见《北朝胡姓考》风篇“勋臣八八姓·刘姓”条,1962年中华书局及《孤独即屠各考》,载于1947年4月《中国杂志》第1卷第2期。1964年修订,收入林幹先生主编《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年。陈勇《匈奴屠各考》,《历史与民族——中国边疆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383页。

⑤马长寿《北狄与匈奴》;林幹《匈奴史》;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陈勇,《去卑监国的败局与屠各刘豹的崛起》载于《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并州屠各与南匈奴》,载于《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0页。

⑥《晋书·刘元海载记》:“元海……僭即汉王位……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刘渊妻即呼延晏女、呼延攸姊(妹)。同书《刘聪载记》:“(聪)僭即皇帝位……立其妻呼延氏为皇后”《御览》曰“刘聪皇后呼延氏,渊后之从父妹”。

⑦学界认为铁弗被称为乌丸主要是《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永嘉三年(309)记铁弗刘虎叛晋事,“考异”引《刘琨集》谓“当聪弥之未定,乌丸刘虎构为变逆。西招白部,遣使致任,称臣于渊”。

⑧《资治通鉴》卷96晋成帝咸康五年的记载是“代人谓他国之民来附者皆为乌桓,什翼犍分之为二部,各置大人以监之。”

⑨“当聪、弥之未走,乌丸、刘虎构为变逆,西招白部,遣使致任,称臣于渊,残州困弱,内处受敌,辄背聪而讨虎,自四月八日攻围”。

参考文献:

[1]李昉.太平御览·卷127·偏霸部[M].北京:中华书局,1960:615.

[2]房玄龄.晋书·卷129·赫连勃勃载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4:3201.

[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1·献帝兴平二年[M].北京:中华书局,1956:1967.

[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75·邵陵厉公嘉平三年[M].北京:中华书局,1956:2391.

[5][45][67]房玄龄.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6:3213.3213.3206.

[6][17]唐长孺.魏晋杂胡考[A]转引自唐卡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382.414-415.

[7]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12;周伟洲.汉赵国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3.

[8][10]陈琳国.休屠、屠各和刘渊族姓[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4).

[9][18]陈琳国.西晋内迁杂胡与杂胡化趋势[J].学术月刊,2007(10).

[11][14]陈勇.去卑监国的败局与屠各刘豹的崛起[J].民族研究,2007(2).

[12]班固.汉书·卷94·匈奴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3751.

[13]范晔.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2945.

[15][20][21][36]田余庆.拓跋史探[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49-151.152.151.151.

[16]李志敏.魏晋六朝“杂胡”之称释义问题[J].民族研究,1996(1).

[19]马长寿.乌桓与鲜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57.

[22][23]雷家骥.试论五胡君长及其汉化思考[A].转引自中正大学历史系主办“汉化、胡化、洋化:中国历史文化的质变与多元性格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37.

[24]魏收.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054.

[25][34]马长寿.北狄与匈奴[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62:102.103.

[26][日]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142.

[27][31][62]姚薇元.北朝胡姓考[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244.6.174.

[28]魏收.魏书·卷1·序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9.

[29]司马光.资治通鉴·卷96·晋成帝咸康七年[M].北京:中华书局,1956:3046.

[30]魏收.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305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01·晋穆帝升平四年[M].北京:中华书局,1956:3182.

[32]萧子显.南齐书·卷57·魏虏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984.

[35]李延寿.北史·卷53·破六韩常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902-1903.

[3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90·晋元帝太兴元年[M].北京:中华书局,1956:2860;魏收.魏书·卷1·序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9.

[38]魏收.魏书·卷1·序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14.

[39][40]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赫连子悦妻阎炫墓志[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222.221.

[4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69·陈文帝天康元年[M].北京:中华书局,1956:5261.

[42]魏收.魏书·卷9·肃宗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236.

[4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21·宋文帝元嘉六年[M].北京:中华书局,1956:3806.

[44]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464.

[4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01·晋海西公太和二年[M].北京:中华书局,1956:3208.

[47]魏收.魏书·卷2·太祖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24.

[4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20·宋文帝元嘉四年[M].北京:中华书局,1956:3795.

[49]魏收.魏书·卷4下·世祖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106.

[50]魏收.魏书·卷13·赫连皇后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327.

[51]李凭.北魏平城时代[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84.

[52]魏收.魏书·卷44·罗结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989.

[5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11·晋安帝隆安三年[M].北京:中华书局,1956:3506.

[54]魏收.魏书·卷30·宿石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724.

[55]李延寿.北史·卷65·赫连达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307.

[56]魏收.魏书·卷7下·高祖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8.

[57]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赫连悦墓志第5册[C].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46.

[58]魏收. 魏书·卷9·肃宗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36.

[59]李百药. 北齐书·卷2·神武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269.

[60][61]劳格. 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392, 949.

[63]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122·宋文帝元嘉八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3832.

[64]欧阳修. 新五代史·卷74·吐谷浑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910.

[65]有关吐谷浑中赫连氏的情况可以参阅周伟洲. 吐谷浑史[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吕建福. 土族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66]吕建福. 土族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210.

(责任编辑 杨卫)

Clan Source ,Clan Name and Dispersion of Tafel Huns

WU Hong-lin

Abstract: Tafel Hun as the descendant of one of south Hsiungnu ,was a new nationality who mixed with Xianbei moving to the old haunt of Huns after they escaped beyond the Great Wall for some reason. Its clan name “Tafel” derives from Hu Liu ,stemming from the fact that the Northman called “Hu Father Xianbei Mother” as “Tafel. ”The reason that history books sometimes called “Karasuma (WuHuan) ” is that Tuoba Wei called cliens from all sides as “Karasuma”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u Ge tribes was the derivative problems from the source of Yuan Liu. After the demise of the Xia regime ,the dispersion of Tafel Huns was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ways: first ,they were included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second ,they were integrated into the Tuyuhun; third ,they continued to exercise their activities by maintaining “Liu”name in Shuofang areas.

Key words: Tafel Huns; clan origin; clan name; dispersion

本 刊 声 明

据反映,近来社会上一些人打着本刊编辑部的名义,征收稿件,结集出版,严重损害了本刊的声誉。为此,本刊编辑部郑重声明,本刊编辑部从未委托他人征收稿件、办刊。凡上述行为均属非法行为,一经发现,我们将依法追究其相关责任。同时,敬告广大作者在投稿、询问相关事宜时直接与本刊编辑部联系(社会科学版:09718804652;教育科学版:09718802246;主编室:09718808581),以防上当受骗。否则,本刊编辑部不负任何责任。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

2011年5月